

戏剧，在时代波光里穿行

本报记者 刘玉琴 张 健

“乡村的花鼓在寒风里凄婉地吟唱，讨饭为生的农民在油灯下做出扭转命运的抉择，他们挺身而立，无畏向前。于是，如歌岁月化成一段难忘的记忆”——话剧《万事根本》演出落下了帷幕，而历史的涛声依然在耳边回响。

日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山西话剧院的《立秋》、沈阳评剧院的《我那呼兰河》、安徽话剧院的《万事根本》等4部现实题材戏剧先后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时代风云，人性温暖，中国精神，穿越帷幕奔涌而来。当流行艺术，快餐文化竞相惹眼之际，日渐微弱的现实题材戏剧在国家大剧院整装出场，带给人别样的感动。深刻的内涵，灵动的个性，“现实”的生机和观照让人看到了温暖、希望和力量。4部戏都由查明哲执导，这是国家大剧院首次为一个导演举办系列展演，既是对导演的尊重，也是对“现实”戏剧的守望。

舞台更有力量——用心描摹风云激荡的时代波澜

中国的社会发展波澜起伏，轰轰烈烈，时代的鼓点不时激荡风云，惊天动地。艺术追寻着时代和生活的光影，努力飞翔得气壮高远。从《黑奴吁天录》、《雷雨》、《茶馆》、《上海屋檐下》，到《霓虹灯下的哨兵》、《于无声处》、《狗儿爷涅槃》、《万家灯火》——话剧坚持直面现实，贴近生活，为时代抒写昂扬的诗篇。

但当娱乐至上，各种艺术形式竞相登场之际，这个曾经与中国社会生活血肉相连的艺术形式，似乎渐渐走入低迷与徘徊，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远离生活，远离现实，佳作难觅——话剧时常遭受质疑，但话剧人的追求始终没有停息。4台戏的演出，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着艺术理想的重新凝聚，以及现实主义戏剧的依然庄重。查明哲说，艺术希望“赚钱”，但不能太功利，不能没有作为。一个国家若是没有现实主义戏剧顽强挺进的身影，一个民族若是没有现实主义戏剧奋力前行的脚步声，是艺术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损失。

4部戏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聚云开。《我那呼兰河》



《我那呼兰河》剧照

那呼兰河》引领人们跋涉在东北大地挣扎奔淌的生命之流中，感受着为生而死、向死求生的不屈；《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吟唱历史转型时期，普通生命面对苦难所选择的承担和坚强；《立秋》于历史拷问中铺开晋商百年兴衰；《万事根本》书写一群江淮农民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历史传奇。大幕在静静的追光中合拢，观众散去，然而历史的风云似乎仍在人们身边翻腾回旋。查明哲认为，“人们走进剧场之前和走出剧场之后，总会有所不同，总会回过身来对剧场有所牵挂，这是艺术的力量”。

目前，中国戏剧进入多元并存时代，各类戏剧在竞争中前行。让现实回归舞台，为时代凝聚精神，这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艺术存在的前提。当“现实”如雄浑的交响为时代杜壮之际，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中必将闪耀着艺术的光辉。

艺术传递温暖——深情折射普通生命的苦难与坚强

“现代，东北，一座历史悠久的国营大煤矿，

由于长期开采，资源枯竭，国家决定关闭。全体矿工面临重新就业的境遇，长年在矿山上拣煤的女工更是饱受煎熬，她们与家人的日子如何度过？”《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在矿工下岗、再就业，生活和命运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时，展现了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顽强的心路历程，以及迸发出的令人惊叹的生命活力。当物质和精神遭遇双重巨大压力时，人们的内心渴望关注与关爱。艺术如何将精神慰藉送抵人心？如何标注人的精神和尊严的向度，激发生活的热情和信心？这是艺术遇到的课题，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实戏剧由于离生活太近，时常难以产生有“距离”的审美效果。艺术人的眼光、智慧与能力往往决定着作品的品质。这几部戏剧把目光锁定于涌动着的社会生活，聚焦于各色各样的普通百姓、底层民众，关注他们的生存现状，体验他们在各种生命境遇中的选择和抗争，“于残酷中见真性情，从苦难中展现生命情怀”，从而在舞台上传递出人性的温暖 and 希望。

查明哲认为，艺术不仅是事实的讲述，还是

精神与思想的引领。描写苦难，不能止于苦难，而是要给人摆脱苦难的力量。“我在刻画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时，更希望观照他们内心深处的光芒，在冷峻凛冽中流溢温情，在直面现实中彰显期盼。”他说，现实主义不比喜剧更讨巧、更受欢迎，但永远不会过时，因为人有渴望看到生活本质的欲望，并从中获取信心和力量。

在生活 and 艺术日趋多样的今天，“对人的关注，是当代艺术家的重大命题。”深入生活，贴近百姓，将艺术的力量传至人心，为时代提供内在驱动力，这是艺术家对时代与人生的忠诚守望。

戏剧充满希望——执着推动现实题材的拓展与创新

“立秋之后？是立冬。立冬之后？是小雪。小雪之后？是大雪。大雪之后？终究立春会来的！”《立秋》的结尾历来为人称道。剧作讲述山西票号的衰败，给人浓厚的历史兴亡之感。但是，面对历史洪流，人并非只能束手等待，希望依然存在。查明哲改动了原剧“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结尾，代之以爷孙俩意蕴深长的对话——这也是希望和力量蕴藉的所在。

艺术如何反映现实，不仅考量创作者的艺术才华，而且折射价值取向。对现实主义，既继承又变革，执着反映现实，又在展示现实的真实与艰难之外，给观众以信念与希冀，传递让人震撼与感动的热流。这是查明哲的艺术追求。查明哲常提起他的俄国导师扎哈罗夫“剧场就是教堂”的比喻，这与他対艺术功能的理解密不可分：讴歌理想，抚慰情感，净化人性，守望精神，是戏剧作用于观众的终极目标。

4部作品广泛吸取了民族、民间、传统、现代的艺术营养，融进了象征、浪漫、魔幻等多种表现方法，使作品充盈着灵动的诗的韵致。无论是《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中秦大咧咧与佟雨阴阳两隔的浪漫婚礼，还是《万事根本》中七代花鼓女悲怆的歌声，无论是那条奔涌不息、寓意东北人倔强不屈精神的呼兰河，还是端庄挺立、象征晋商精神的“丰德票号”，都显示了现实题材戏剧对社会生活的深度表达。

这次4台戏的集中演出，使我们看到，现实题材戏剧并没有被淹没在纷呈的戏剧流派之中，而是在同各种戏剧思潮的融会交流中，广采博纳，锐意创新，孕育了新的优秀剧目，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旧书网，图书流通的革命

本报记者 刘 琼

7年前创业的孔夫子网以旧书经营为业，迅速跃升为全国最大的旧书交易网，图书和资料的存储量已经超过全国任何一个书店。围绕古旧书交易网络化这一现象，旧书网络能否成为民间图书馆，民间收藏能否进入学术研究等话题引起了学术界和收藏界的探讨。

版本目录学家韦力坦承从不上网，在他看来，网络只是一个基础交易平台，不适合高端交流。但韦力承认网络的发展将加速图书业流通的格局变化，网络交易是未来图书的主要交易形式，“虽然要真正取代现货市场、取代拍卖公司，还待时日”。

对于收藏家来说，除了纯粹的买卖，你的东西如何为社会利用，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现在借助于网络，这个事情很容易实现，有一个平台能让我们的古旧书、古籍以及档案等资料在网上显现出来，那样化个人的占有为整个社会的财富，这样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会更大一点。这是韦力的体会。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对此亦有同感，同时提出两个必须解决的前提——第一是确保真实性，“随着收藏热的兴起以及大家对旧书籍、文稿的关注，网络交易如何去伪存真很关键，否则网络会被搞砸了”。第二是追求完整性，收藏者出于商业操作需要更愿意把完整的東西拆散了销售，“一个完整的东西被拆散，把玩是可以的，作为研究就没有价值了”。

近些年来，陈平原、李辉、止庵等一批中年学者几乎都经历了“从潘家园到孔夫子网的战略转移”。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主要去旧书店，比如中国书店，后来去潘家园，到了2000年后，我会依靠网络，因为节约时间。”李辉的“淘书迁移记”折射了学术图书资料流通渠道和平台的变迁。网络和旧书的流通，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不只限于版本和旧书，优势在于，学者们更看重作为民间资料的集散地，网络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限大，这是过去的出版业和旧书业难以比拟的。

“我比较关注的是怎么样让网络资料集散的来源和规律更加准确和丰富，让学者和研究者，包括在校的研究生能够利用。我们不能把孔夫子网单纯看成是旧书的转移，从潘家园的地摊转到店里，而是更多地怎么把它转成令人羡慕的高科技手段，让传统的资料收集方式和研究方式进行结合，把网络办成一个民间的档案馆，在办理过程中怎么让它和大的图书馆、小的图书馆进行整合，以及看到封面和作者的手稿，这是在现在的图书馆都很难做到的。”李辉说。

据孔夫子网创办人和宏明介绍，网上大买家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买书卖书的人，另一种就是做学术研究，一年买10万块钱书者不乏其人。在此背景下，网络如何加大与学术界的合作，是孔夫子网正在调整的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宋平生说，网络优势不光是数量多，关键是思维方式的变革。他呼吁建立网络打假和网络投诉制度，“网上交易不满意者，应无条件退货”，以此推动网络公信力的建立。



在上海世博局支持下，负责拍摄纪录片《百年世博梦》的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先后派出4路摄制组，花费1年多时间，踏遍10个国家32个城市，采访当地世博会亲历者和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近200位，只为讲述那份博大精深的百年世博史。

《百年世博梦》中首次披露：100年前，一位名叫陆士谔的小说家，在自己的幻想作品《新中国》里，梦见了上海浦东举办世

界博览会的情形，“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他描绘，“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整整100年后，上海即将迎来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小说中的百年梦想正在变成现实。是梦？非梦！幸运找到这份史料的《百年世博梦》编导之一赵非非告诉记者，当时整个制作团队只剩下一个反应，便是不可思议，“太神了，巧合程



话说傅庚辰

吕 远

今年6月，由中央统战部、中国文联共同主办的“时代之声·傅庚辰作品音乐会”将在国家大剧院举办，《傅庚辰谈音乐》同时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音乐界的大事。了解傅庚辰的人，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人，不多了。既然我还在，我就该写写他。一则，我和他都是军人，是战友；二则，我和他都是部队音乐工作者，合作多年。他从小参军，一直为军队服务，养成了完整的军人音乐家的思维和性格。到了离休年龄，本可以休息了，却又受命来担任音乐家协会的主席，一千又是8年，而且干得有声有色。

我和他的合作，说来很有些戏剧性。这话得从58年前说起。我参加革命时拉小提琴，也创作过小提琴独奏曲，但因为按西洋的手法去模仿，都不受群众欢迎。1951年，我无意中看到一首《秧歌舞曲》，手法不很复杂，但民族风格很强。我在大学时曾随暑期访问团到哈尔滨和佳木斯市独奏过，大受欢迎。我很佩服作者的聪明才智。当时我不知道作者是谁，我猜想是延安鲁艺的干部，至少是洗星海的学生，属于我的老师辈。50年后，我和傅庚辰坐在一起闲聊。我说起我年轻时拉小提琴，他说他最初也拉小提琴。我说我年轻时演奏过一首《秧歌舞曲》，他谦逊地说，那是他15岁时的作品。真是不可思议！这首对我颇有影响的独奏曲竟然出自这个和我相识了几十年的“小弟弟”之手，而这个人今天成了音协主席。这是一个踏踏实实走到现在，又踏踏实实走向未来的人。

我和他共同创作一部作品，是40年前的事。1968年，我们当时在解放军报社组织的一个“革命组歌”的创作班子里并肩创作。我因为“文革”初期是“文艺黑线人物”，曾被革命小将批判了很久。那时虽然被“解放”了，但还没被“结合”，叫去参加创作班子时还心有余悸。去了以后我才知道有李劫夫、王竹林等知名作曲家，还有一位英姿勃发的年轻作曲家，他就是李劫夫很器重的学生傅庚辰。我虽然和李劫夫早就相识，但和傅庚辰交往不密，特别是我对革命小将很有些怵惕忐忑之心。傅庚辰那时像个小伙子，属于社会中坚的革命派，我担心他也会像小将那样对我来点“造反派脾气”，所以对他不那么亲近。他对人不苟言笑，但十分谦虚诚恳，热情认真，毫无那时青年人常有的躁躁习性。相反，他对我很尊重信任，有点像对长者，反而使我感到不安。尽管当时路线斗争很尖锐，但我们大家都是认真严肃地为革命事业共同战斗，没有一点当时流行的“派性”。他处事老成持重，政治上稳健有加，很好地促成了整个班子的团结，完成了规定的宣传任务。他在艺术性和政治性的结合、大方向和具体工作的统一等问题上，使我极为佩服，深感自己是个书呆子。他具有敏锐的政治感觉、稳妥的创作作风。他的作品淳朴自然，具有很强的群众性。

中国音乐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在选举各方代表的理事名单上，没有傅庚辰的提名。他当时是总政文工团的负责人，也是部队电影音乐的代表人物，从全国的音乐工作考虑，他应代表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有人觉得此事不妥，但傅庚辰却十分平和地对待有关方面的安排，认真负责地准备投其他人的票。反而是大会听取了意见，主动追加了他的提名。在以后的音协选举中，他不但担任了理事、常务理事，还被选为主席，而且十分称职。

傅庚辰，一个敬业敬业的作曲家，一个很出色的文艺战士，一个称职的领导。

文化风采六十年

《百年世博梦》讲述世博史

本报记者 曹玲娟

度让人惊叹！”

“世博会仅仅是一个展示世界各地新奇物品的展览会吗？为什么历史上众多的国家将它作为展示国力的舞台？世博会对今天的社会又意味着什么？从遥远的蒸汽机时代到飞船遨游太空，饱经沧桑的世博会是怎么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的呢？”《百年世博梦》开篇便提出一长串的问题。

整个创作团队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激烈争辩。158岁的世博会，个性复杂迷人，面貌也难免云遮雾障。人们说它是“赛珍赛奇”，也有说“展示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说它是“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展台”；而《百年世博梦》告诉观众，世博会不可能包揽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也不该成为简单展示这些成果的交易会，而是承载探索和解决人类共同面对问题的巨大舞台。

世博会已成为探讨人类共同难题的“思想论坛”的说法，得到了包括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在内的各方认同。洛塞

泰斯评价道：“中国电视媒体对世博会历史的熟悉程度与对世博会发展脉络的梳理令人震惊。”

按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的说法，“这个题材太重了，拍摄这个题材的电视片宣传世博会，是对普通老百姓很有必要的启蒙教育。”

站在世界坐标看世博，在全球背景下说中国，正是基于此，《百年世博梦》最终将成为一部可以“留下来”的世博会官方纪录片，全球唯一一部在世界范围内全景式反映世博会158年历史的电视片。

《百年世博梦》这样期许2010年的到来：“从山林走向海洋，从乡村来到城市，人类无法停止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而一届成功的世博会，总是能让当今世界沉思片刻，聆听来自未来的声音，探讨决定人类命运的应对之道。”

压题照片为未来的上海世博会文艺中心。

音乐剧别舍本逐末

居其宏

厦门歌舞剧院推出了一部新创剧目《雁叫长空》，因为剧中含有较多对话，于是引发了一场此剧到底是“音乐剧”还是“音乐话剧”的争论。

围绕音乐剧体裁样式的名实之争由来已久，如今已被公认为音乐剧代表剧目的《芳草心》，在其问世的1984年，创作者为规避“是不是”或“像不像”的诘问而不得不自称为“轻歌剧”。

音乐剧源于欧美，在百余年的历史中，体裁类别繁多，百花齐放，并无一定之规。如今被中国同行和观众奉为欧美音乐剧经

典的那些剧目，其样式差别之大往往超过想象。《西区的故事》、《猫》属于“舞蹈型音乐剧”；《歌剧魅影》属于“歌剧型音乐剧”；《群舞演员》和《为你疯狂》属于“歌舞型音乐剧”；而

《音乐之声》和《窈窕淑女》则属于“音乐话剧”。如果有人仅拿其中一部剧目当标尺去衡量并发出“是不是”或“像不像”音乐剧的诘难，必将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们常常以欧美某一音乐剧类型来打量我们的原创剧目，于是频频触发音乐剧的名实之争，而忽视了剧目自身的艺术感染力和演出市场的拓展。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阻碍了音乐剧的多元化，故此建议今后不要再

进行音乐剧的名实之争！

快人快语

东盟魅力金花大聚会

本报电 近日，广西电视台与越南胡志明电视台联合举办“2009中国—东盟魅力金花大聚会”，由“东盟魅力金花秀”推选出的10国魅力金花作为本国旅游形象大使，与中国国内民族金花相聚。不同国度的金花，用歌舞传递彼此心愿。这是广西电视台首次与国外媒体联合录制东盟金花大聚会。

此次东盟10国推选的代表金花可谓群星璀璨，世界旅游小姐大赛菲律宾冠军、新加坡金花王海青，中国四川康定的藏族金花组合等都有精彩节目。（覃 彤）

百名摄影记者见证新中国

本报电 一本收录了60年来248位摄影家的362幅照片的画册《百名摄影记者聚焦中国》近日在京发行。入选作品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四大类，作者遍及中国的每一个省份，许多照片是首次公开亮相。（汉 楚）

“绽放文艺成就奖”颁奖

本报电 （记者刘琼）日前，史铁生、邵丽华、高晓健、夏天敏、武威、郑龙华、姜馨田等7名残疾人文学艺术家登上了“绽放文学艺术成就奖”的领奖台。这一奖项主要表彰在文艺方面取得成就的优秀残疾人，由中国盲人协会、聋人协会等和北京朗天投资有限公司设立。

“星尚大典”移师北京

本报电 （记者徐烽）已经形成品牌的“风尚大典”更名为“星尚大典”，6月6日将移师北京举行。这一时尚界的年度庆典专门颁给时尚方面做出贡献的人物。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所属的星尚传媒有限公司主办，东方卫视将直播。

“心的歌声”音乐会将举行

本报电 6月6日，北京世纪剧院将上演“心的歌声”音乐会，这是刘克清、魏松、袁晨野等歌唱家献给已故恩师李维渤的音乐会。李维渤是著名声乐教育家，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后赴美国专修声乐，1953年回国，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任演员和教授。（白 伟）

李文华艺术人生追思会举行

本报电 （记者张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文华艺术人生追思会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众多与会文艺界人士从道德人品、艺术成就等方面高度评价了李文华的艺术人生。